

往事追忆

他和马福美终于决裂,是否另有隐情,笔者不便问他。

他绘形绘声,讲了胜利大撤退(从原住处出走)的经过。

他先把要带走的東西,陆续整理了20箱。事先和对门一家商店的老板谈妥,寄放在他那里。

“20箱,不小的数字,多显眼,你拿出来,你妻子会看不到吗?”笔者问。

“马福美有睡午觉的习惯,有时她不在家。我乘这机会,悄悄地分批分次地拿出来。”

“有过惊险的一次。我拿着箱子往外走,正好和进来的岳母狭路相逢。我忙解释,箱子里是一些书法作品,去台北参加书法展览,她并没有怀疑。”

“东西全部拿出后,我就一走了之。我拿走的东西全是她平常看不到的。我把房子和家具以及全部美元存款都给她了,光房子就要值20多万美金。现在等待法定的分居年限期满,离婚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“我现在住的地方,她并不知道。房东家有几个孩子都孔武有力。她即使找到了,也不会让她进来。”

他讲完这胜利大撤退,火车已到南京,这话头并没有再继续。

此后,笔者一直在想,在台湾一度沸沸扬扬传开的红粉知己、情投意合的婚姻(笔者所著的《神秘的无名氏》一书也这样写),怎会仅仅维持10年就破裂呢。其中也许另有隐情。

他曾写过一篇短文《爱情幸福》,从他个人经验中蒸馏出几点,其中说:

一个陈旧房间,住了几十年,会成为 一个艺术家的陷阱。因为,过于熟悉的墙壁与室内装置,会磨钝他的感觉、想象,因而他必须常常旅行。婚姻白头偕老,和长期爱情幸福,有时亦似一间多年老屋,有可能磨钝、磨损男女双方的幸福敏感性与想象力。故双方似乎必须不断创造新鲜的生活内涵,相互作新鲜调适,以便历久弥新。

不断的新鲜感是爱情幸福的关键,他是这样看的。他和马福美厮守10年,新鲜感由淡化到丧失,加上年龄如此相距,他又完全丧失性能力。这大致就是婚姻破裂的原因。当然这只是推断。

莫非这82高龄的浪漫主义作家,还会有新的浪漫奇缘?!

一段悲愤的往事

△ 书 君

1903年,美国旧金山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中国驻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,因不堪忍受美国警察的殴辱,自杀身亡。世界舆论为之哗然,纷纷谴责美国当局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野蛮行径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:1903年8月13日,谭锦镛奉公使之命,从华盛顿到旧金山处理外交公务。天近黄昏,他走在一座大桥上,一个美国警察与他擦身而过,稍有无意中的碰撞动作,这个美国警察立即恼羞成怒:“中国人,黄猪!”并抬手掀掉谭的帽子狂叫“哈哈,长辫子,猪尾巴!”谭锦镛拾起帽子,强压怒火用英语回敬道:“请你自重,中国人是人不是猪!”“中国人也是人?”美国警察嚎叫着打了谭锦镛一记耳光。谭锦镛忍无可忍了,当即回敬了这个家伙几拳。不料,这家伙吹响警笛,召来几个巡警,不由分说就将谭锦镛按倒在地,一阵毒打。打完后又把他拖到桥下,将他的辫子缚在篱笆上示众。美国警察对谭锦镛百般戏弄侮辱,然后将他扣上手铐,押到旧金山警察局。谭锦镛出示使馆武官证件后,美国警察仍然狂叫:“凡是中国人人都得挨打,谁也破不了例!”就这样折腾到半夜,还是一位当地华侨商人花钱疏通,谭锦镛才被释放。

面对这群如狼似虎、骄横跋扈的美国警察,堂堂的中国武官,竟无力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尊严,甚至连个人的尊严也捍卫不了,平白无故遭此凌辱,他的心碎了,他越想越颓丧,终于走上高桥,投水自尽,在外交史上记下了沉重的一页。

消息传来,举国愤怒。著名维新派人物梁启超拍案而起:“堂堂中国,受此侮辱,天理何容!”并挥毫赋诗,既悼逝者,又抒愤懑:

丈夫可死不可辱,想见同胞尚武魂。只惜轰轰好男子,不教流血到樱门。

国权坠落叹何及,来日方长亦可哀。变到沙虫已天幸,惊心还有劫余灰。